

艳阳照我

朱仲丽



自传体小说

艳阳照我

朱 仲 丽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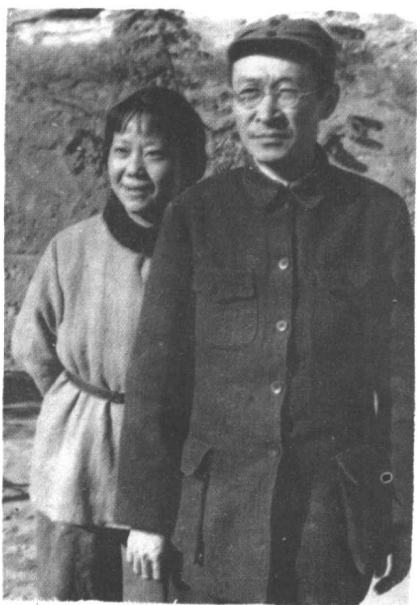
艳阳照我

朱仲丽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 850×1168毫米32开本 10.625印张 240 000字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插页4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 235册 定价：4.7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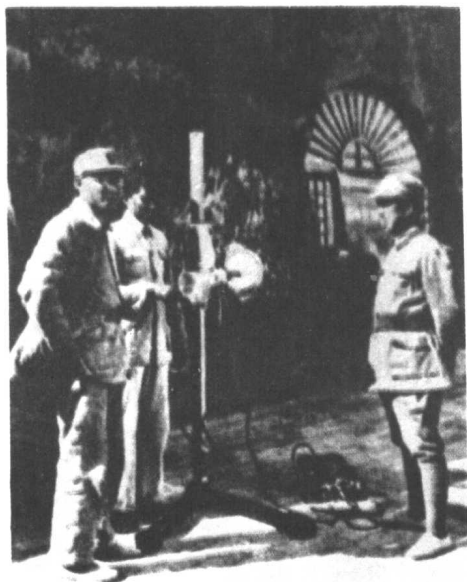
王稼祥和朱仲丽 (1943·延安枣园)



王稼祥和朱仲丽
(1943 延安枣园)

赴延安途中 (1938.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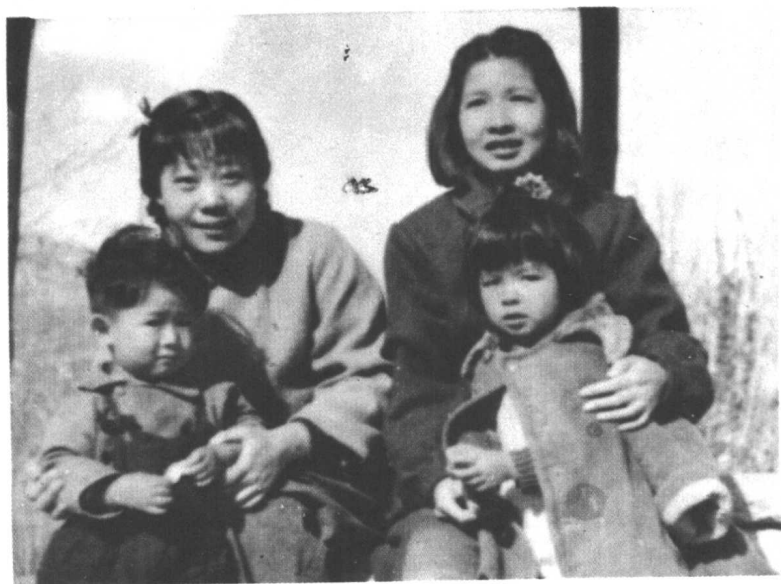
王稼祥接受印度
医疗队带来的X光机
(右为滕代远, 左二
为柯棣华)

在延安王家坪 (1939)





在延安和平医院（1941）



左为曾志、陶斯亮，右为朱仲丽、胡得平



在莫斯科（1946）



和康克清（右）合影（1948 • 西柏坡

内 容 简 介

这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沿着当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和他的夫人朱仲丽（即作者本人）的革命工作与日常生活的轨迹，从一个侧面，真实地描绘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人的工作与生活，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到陈云、叶剑英、陈毅、李富春、王若飞、胡耀邦、王震、罗瑞卿、陶铸、萧劲光等等，无不描写得生动、形象、栩栩如生。作品中还用较多的篇幅，如实地描写了王明、张国焘、江青、林彪、康生、叶群等人，对他们的种种罪恶行径、恶劣的表演、丑恶的灵魂、独特的个性，也刻画得入木三分。

整个作品时间跨度大、内容丰富、语言质朴生动。读者会从作家娓娓的叙述中受到不可多得的教益。

朱仲丽小传

朱仲丽，学名朱慧，笔名珠珊，一九一五年生于湖南省长沙市。父亲朱剑凡，早年曾留学日本，回国后，于一九〇四年在自家园林内，创办了一所近代中国女子学校——周氏家塾，专门招收女学生。满清皇帝倒台后，周氏家塾改为周南女校。朱剑凡先生“毁家兴学”，把数十万家财全部献给这座学校。他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和著名革命教育家。在“五四”运动前后和大革命期间，他和毛泽东同志以及蔡和森、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李富春、李维汉、郭亮、熊瑾玎、王震等许多党的领导人，共同从事过革命工作，并结识了刘少奇、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李立三、聂荣臻、萧劲光等同志。向警予和杨开慧烈士以及蔡畅、丁玲等同志，都曾是他的学生。

朱仲丽童年时代，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与社会环境中，有机会经常和这些前辈革命家见面，聆听教诲。“马日事变”时，全家遭难，逃到武汉。大革命失败后，全家逃亡上海。父亲和哥嫂都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另一个哥哥在苏区任红军兵工厂厂长。她十五岁时，就协助父亲做地下工作。一九三二年，她考入上海同德医学院。不久，她的父亲病故。由于参加党的地下工作，她曾被捕入狱，后获释，转入上海东南医学院。二十一岁时，她在东南医学院毕业，到南京中央医院工作。

一九三七年底赴延安，翌年春在延安边区医院任外科医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与白求恩、马海德等国际主义战士一道工作。一九三九年初与王稼祥结婚。同年，到中央党校学习，后担任边区医院门诊部主任、中央机关医务所所长、毛泽东和其他中

央首长的保健医生，并兼任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医药卫生教员。

一九四六年随王稼祥赴苏联，一九四七年回国，任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院长。全国解放后，王稼祥为驻苏首任大使，她同王稼祥再次赴莫斯科，成为解放后最早进入外交界的女同志之一。在莫斯科，她忙于大使夫人的外交工作的同时，还到莫斯科医科大学进修班进修。一九五一年回国后，先后担任卫生部妇幼保健处处长、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即今天的友谊医院）中方院长、中华医学会副秘书长。

“文革”期间，朱仲丽受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迫害，被隔离审查和下放。她虽身困囹圄，仍敢于伸张正义，坚持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

朱仲丽现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一九八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一九七八年，朱仲丽时年六十三岁，她放下听诊器，拿起笔杆子，开始了文学创作。她的长篇处女作《爱与仇》于一九八一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她写的《江青野史》，有力地揭露了江青的丑恶面目，在香港《新晚报》上连载，并印单行本发行，引起很大轰动。《灿灿红叶》在《羊城晚报》上连载后，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文汇报》连载了她的《难以忘却昨天》。另一部长篇《黎明与晚霞》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她还写有多篇回忆录和散文等。

朱仲丽出身于革命家庭，几十年来，她从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湖南到我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上海，从革命圣地延安到新中国的首都北京，从地下工作到医务工作，从外事工作到政治工作，一直是勤勤恳恳，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不息。丰富的阅历，为她晚年的文学创作展开了广阔的天地。由于她童年时代就和党的领导人有很多接触，参加革命工作后，是在党的上层领导

人身边工作与生活，这使她能够真实、生动、栩栩如生地描绘党的领导人的形象和他们日常生活。又由于她对王明、张国焘、林彪、江青、康生、叶群等非常熟悉，因此她对这些丑类的描绘也真实、形象、入木三分。这正是她的作品的独特之处。

她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三部曲的第一部《春露润我》已由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另两部——《艳阳照我》和《彩霞伴我》现在由该社同时出版。

目 录

朱仲丽小传	(1)
一 向延安	(1)
二 投入温暖的怀抱	(11)
三 毛主席，敬礼	(19)
四 在边区医院	(26)
五 张国焘叛逃	(33)
六 一个叛徒的可耻下场	(41)
七 过河和骑马	(46)
八 姓“李”名“德”的外国人	(51)
九 和白求恩共同工作的日子里	(60)
十 江青其人（一）	(72)
十一 抢救延燕	(79)
十二 路遇毛主席	(83)
十三 王明的“牛皮公司”	(87)
十四 在王稼祥办公室	(95)
十五 到蔡畅大姐家做客	(105)
十六 我们在相爱	(112)
十七 和王稼祥结婚	(121)
十八 王稼祥的中学时代	(128)
十九 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	(136)
二十 重返莫斯科	(146)

二十一	和王明的交锋·····	(152)
二十二	王明向斯大林扯谎·····	(157)
二十三	和王若飞“赌酒”·····	(165)
二十四	江青其人(二)·····	(173)
二十五	生活中的变奏·····	(180)
二十六	再一次夺回了生命·····	(185)
二十七	总司令吃豹子肉·····	(191)
二十八	为王震同志查病·····	(198)
二十九	江青其人(三)·····	(203)
三十	教毛主席跳舞·····	(211)
三十一	整风中的康生、江青和叶群·····	(217)
三十二	为刘少奇同志安排食谱·····	(227)
三十三	关于读书·····	(234)
三十四	为什么搬回王家坪·····	(239)
三十五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出·····	(245)
三十六	和陈毅同志下围棋·····	(250)
三十七	同志们的情谊·····	(257)
三十八	康生的用心·····	(263)
三十九	毛主席赴重庆谈判·····	(272)
四十	初到北平·····	(279)
四十一	从北平到张家口·····	(285)
四十二	贺子珍获救·····	(294)
四十三	从莫斯科到哈尔滨·····	(301)
四十四	我当上了医院院长·····	(308)
四十五	久别重逢·····	(317)
四十六	伟大的时刻·····	(322)

一 向延安

一九三七年年底。

随着火车一声长鸣，长龙似的绿漆斑驳的车厢，驶离了长沙小吴门火车站。

向延安，我带着姐夫萧劲光的儿子永定奔赴延安！

再见了，滚滚的湘江水、美丽的桔子洲！再见了，巍峨的岳麓山、辽阔的洞庭湖！家乡的山山水水呵，等着吧，你终会回到人民的怀抱，共产党会修复你的创伤，重整大好河山！

随着车轮的隆隆声，车窗两边的景物一闪而过。此时此刻，我虽然神往着延安那火热的生活，但又十分惦记妈妈。回顾逃离南京中央医院回到长沙后，我既享受着妈妈的爱抚，又是在焦急的等待中度过的——

我回到长沙家里，穆姐已去了延安。她行前和妈妈约定，待收到她的来信后，再决定是否由我把小永定带到延安。可是，等了又等，穆姐没有信来。我从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的同志那里知道，萧劲光是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担负着保卫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任务，会是很忙的。既然姐夫没有离开延安，穆姐也不会到前线去。可她为什么迟迟不来信呢？为了小永定的去留，在没有得到她的答复之前，我是不能贸然启程的。我是不忍离开亲爱的妈妈，虽然她在精神上是十分开朗和豁达的，而且非常支持子

女们的革命工作。但她内心的创痛我是十分清楚的。为了革命工作，爸爸病逝于上海地下工作的岗位上；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大儿子慎哥和儿媳琪姐夫妇，只在家住了很短时间，又遵照党组织的安排，到香港这个复杂的地方去承担新的工作任务；二儿子学哥不在国内；三儿子坚哥到鄂豫皖苏区后，一直下落不明，当年在上海时听说他牺牲了，但我们并没有告诉妈妈，而且希望他还活着；二女儿穆姐和另一个儿子真哥已去了延安；如果我一走，在她身边只有大女儿佛姐了。可是，我又决不能因此而守在妈妈身边，我要继承父亲的遗志，以我的医术去为革命事业献身。当年，去医学院读书，是为了毕业后到苏区工作；今天，神圣的抗战开始了，中国革命大本营在延安，那里，才是我的归宿。

“妈妈，萧劲光和穆姐那儿有信来吗？”每天我从医院下班回来，第一句话问询的就是这个。我见妈妈摇摇头，便对妈妈嘟囔着：“妈妈，要是再这样等下去，我真耐不住性儿了，我可要一个人上路了。唉，穆姐她真是……”我心里埋怨穆姐不该把孩子交付给我。

妈妈笑笑说：“八妹子，你从小就喜欢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只几天工夫就忍不住了？你如果把萧劲光和穆姐的宝贝儿子，亲自带到他们身边，他们该会多高兴呢！再说，你在长沙的这些日子也没有空过，每日在医院上班，又陪伴了我。”

“妈，我就是心急呀！好不容易盼到这一天，我们都要尽早尽快为党工作。听说延安还没有医科大学毕业出来的西医哩！”

妈妈默不作声，她的确有点儿不愿我马上出发。半天才说：“你再到八路军办事处去催催。再说，你还没看到徐老哩。”

“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七月八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全中国人民、政

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又向国民党当局提交了以团结抗战、实行民主政治为主旨的国共合作宣言，并派出由周恩来等同志组成的代表团到庐山同蒋介石进行谈判。在我党敦促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于七月十七日发表谈话，声称“准备应战”。但是，在英美帝国主义对日采取绥靖主义政策的影响下，国民党当局仍与日本侵略者进行妥协谈判，而把我党的国共合作抗日宣言搁置不顾。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同志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批评国民党的妥协退让方针，阐明动员全国军民实行坚决抗战的方针、办法和争取胜利的前途。八月十三日，日军进攻上海。国民党当局在其统治中心南京受到直接威胁后，才被迫于九月二十二日发表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共合作宣言。九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我党合法地位。至此，以国共两党为主体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我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开赴抗日前线。我党在国民党一些城市，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

八路军长沙办事处的领导人是徐特立同志。徐老是我爸爸的老朋友，湖南青年到延安去，须经过办事处的审查和介绍。我回到长沙后，曾多次去办事处，因徐老外出，没能见到他。这一天，我终于在办事处见到了徐老。在“五四”运动前后和大革命时期，他经常去我家，和爸爸促膝长谈，研究工作。我一见到他，当年的一幕幕情景，又浮现在眼前。现在，他身穿八路军军装，人虽很瘦，头发变得稀疏，但精神却十分饱满，满面红光，声音还那么洪亮。

“你爸爸如果健在，今年才五十多岁，看到目前党这么强大，会多高兴。”他对我说。

“是呀，徐老，他走得太早了。”我坐在徐老的对面，心情

十分激动。

“你爸爸给我的思想启发和经济帮助最大。”他说完沉思一会儿，忽然大笑着对我说：“你当了大医生，真不容易。前些日子我代表党去看你妈妈。那天，没有遇上你。此前，你来办事处，又没遇上我。”徐老说完，亲自给我泡茶。

我站起来接过茶杯，激动地说：“谢谢，我自己来。徐老，更谢谢你对我爸爸的怀念，你在百忙中还亲自上门看望我妈妈。”我坐下喝了一口茶，喉咙里象有什么塞着，眼眶也湿润了。“只是……徐老，我们都想念何叔衡干爹……徐老，你是很熟悉我那位坚哥的，他干革命最坚决。传来的说法不一，有说是对敌作战中牺牲了，有说是被害，妈妈为此老是心神不宁……”我说完，眼叮叮地望着徐老，希望他能给我一个确切的消息，因为很多话他不便于向我妈妈述说呀。

“那是……何胡子的英雄事迹永留人间！他牺牲得悲壮，我听到这个恶噩也是非常悲痛的。唉……”他声音放低了，似乎在为牺牲了的先烈默哀。“至于你坚哥，他……”

徐老突然把话停住了，我非常紧张，我多么怕听到我不想听到的消息啊！

“为打听我的老友儿子的下落，费了不少时间。这个四方面军的干部政策就是‘左’，特别对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抱不信任态度，工作愈积极，愈不相信，给以莫须有的政治陷害。据我了解，你哥哥只怕是被张国焘……”他没有把话说完，看得出，他心里是很难过的。

徐老没有把话说下去，我也没有再问下去，似乎一切都在不言中。在我的心目中，坚哥没有死，他活在我心中。

徐老见我在流泪，马上转了话题：“是来问去延安的消息吗？你妈妈说，你很着急。”